

网络文化:狂欢中创造

——评龙其林著作《大众狂欢: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透析》

胡梅仙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大众狂欢: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透析》一书,力图通过研究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化现象所蕴含的象征意义,通过网络文化这个媒介,展开有关民主意识、政治权利、社会转型、国民性、文化归属感、媒介伦理、消费主义、社会性别等问题的研究,探究这些因素如何通过网络这一载体实现媾合与变异,是一部值得关注和重视的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研究专著。

[关键词]《大众狂欢: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透析》;网络文化;新媒体;自由意识;民间文化;道德理性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4)06-0157-04

Network Culture: Creating in the Carnival

——Review on Long Qilin's Book *The Popular Carnival: the Scan of the Network Culture in the New Media Age*

HU Meixi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Popular Carnival: the Scan of the Network Culture in the New Media Age* is a book which launches the research about the sense of democracy, political rights,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cultural sense of belonging, media ethics, consumerism, and social gender issues and so on. It focuses on how these factors realize their hybridization and variation through the network. In short, this is a monograph of the network culture which worth attention in the new media age.

Key words: *The Popular Carnival: the Scan of the Network Culture in the New Media Age*; network culture; new media; awareness of freedom; folk culture; moral reason

对于学术研究偏好选择变乱时期的现象,著名学者葛兆光教授曾发出感慨:“或许,很多历史学家愿意研究充满着动荡、颠倒、变乱的时代,也愿意研究大开大合的政治、军事和社会嬗变,这种时代让学术有用武之地,大的变局让历史更激动人心,学者们可以在纷乱复杂的线头中清理出历史的脉络,在波涛汹涌的变乱中写出激动人心的故事。可是,很少有人愿意从平静如水的时代,去琢磨水下的暗潮汹涌”。^[1]青年学者龙其林,恰恰喜欢从“平静如水的时代”去琢磨各种汹涌的社会文化暗潮。龙其

林是一位从生态学角度,以犀利的思想触觉,立足时代语境与社会现实,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以及社会文化现象的新锐学者,他关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生态问题的系列文章,曾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其新近出版的《大众狂欢: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透析》(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6月版)一书,是作者关于新媒体时代中国网络文化生态研究的一部富于创见的著作。

这本《大众狂欢: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透析》所讨论的是新媒体时代中国网络文化发展过程中具

收稿日期:2014-10-19

基金项目:广州市教育系统创新学术团队课题“文学经典与文学教育研究”(13C05)

作者简介:胡梅仙(1969-),女,湖北赤壁人,广州大学副研究员,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有重要影响力的现象:从网络恶搞、博客写作到艳照门事件、山寨现象,从网络雷词、人肉搜索到微博政治、屌丝文化等。龙其林对于中国网络文化的审视,采取以现象或事件为聚焦点的方式,透过典型案例审视同类现象。龙其林力图通过研究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化现象所蕴含的象征意义,通过网络文化这个媒介,展开有关民主意识、政治权利、社会转型、国民性、文化归属感、媒介伦理、消费主义、社会性别等问题的研究,探究这些因素如何通过网络这一载体实现媾合与变异。这正是龙其林这部著作的独特之处,是其对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研究的贡献。

网络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流行与深入人心,是新世纪以来媒体发展的典型一幕。龙其林的学术研究体现出了鲜明的岗位意识,他总能敏锐地从一些现象中看出背后的社会问题实质并给以及时的评说、批判或者声援,令人为其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正义感而叹服。中国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正义、良知才能薪火相传。龙其林的学术反思和批判刚刚开始,对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的检讨正将其研究引入更新、更广的社会层面。

一 网络文化的民间性

龙其林认为:网络文化的根本性意义并不是提供了“自我放纵、享乐的虚拟平台,也不仅仅是让人们沉醉于自我的狭小空间,而是基于个人性与公共性合二为一的网络关系,借助个人经验,运用个人发现,调动个人视角,为我们所处的社会、时代提供一份感性的生活经验,一次完善社会的契机,一个提升群体价值观念的场所”。^{[2]39}

龙其林卸下了网络文化的庞杂面纱,规划出理解网络文化的十个通道,将散乱不堪的网络文化从嘈杂、琐碎中提炼出来,纳入到不同类型的现象与事件中加以审视。为此龙其林以时间为经,现象或事件为维,建立纵横交错的网络文化考察系统,囊括了屌丝文化、艳照门事件、正龙拍虎、芙蓉姐姐等热门现象与对象。在龙其林的笔下,中国网络文化呈现出内在的一致性,遵循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发展。

网络文化的主体是大众,民间智慧构成了网络文化的基石和特色。龙著以新世纪以来的网络文化现象和事件作为考察起点,在分析各类现象和评论网络文化的起源时涉及重要的历史语境。从某

种意义上看,民间是网络文化产生的温床,亦是网络文化属性的内在展现场所,这是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民间文化借助网络载体而传播和发扬,是新世纪大众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龙其林告诉我们,民间文化怎样在网络中被资本利用与改造,进而形成了五彩斑斓的网络文化。

民间、权力、资本及其竞争、合流、变异,这类现象的分析常见于龙其林的书中。他深刻地意识到权力之于中国社会与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因而将民间文化、大众生活、民众思想合为一个体系,在权力的坐标上展现民间文化被接收、改编和变异的过程。民间文化覆盖了新世纪网络几乎所有的角落,重要的网络现象与事件中均能看到民间力量的存在。龙其林说:“在虚拟的网络民主社会中,民众通过各大网站的新闻版块、网络论坛、微博、博客、播客等建构起一套交流信息、传播民意的系统”,^{[2]120}“在以草根为基本力量的中国互联网上,一场质疑官方、探究真相的运动正悄无声息地展开。网络的匿名性、受众的广泛性,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喜欢通过网络查看消息,通过查看评论确定自己的表达立场。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网络民意正演化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2]120-121}

网络本身是一个技术平台,更是一个文化平台、思想平台。新世纪以来,新媒体的不断涌现,所展现的不只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更是现代性对于民众视野的解放、思想的松绑以及行动的引导。阅读龙其林的这部著作,除了应了解其所揭示的网络文化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外,重点在于把握其在民间、权力、资本等要素构成的坐标中分析网络文化的独特立场和观点。既深入网络现象与事件中,又跳出网络现象与事件的单一层面,而在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上考量,才是认识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的根本途径。

民间性是新媒体时代中国网络文化的根本。虽然在现实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绝对的话语控制权,但网络文化中的民间性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强有力的解构,成为网络文化的主体。在龙其林看来,“网民们需要在经历一系列网络事件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客观、理性的态度,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而政府部门更应该顺应大势,疏通网络民意的表达、传播渠道,整合真正代表多数民众的意见,将其列入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2]123}作者提醒人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在虚拟的社区摇旗呐喊,更

重要的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切实行动、推进民主。

二 众声喧哗的自由

在本书的不少章节中,龙其林频繁地使用了自由一词,这说明他对网络文化锻造的自由思想、言论自由的推崇。例如第九章“微博政治:围观改变中国?”就明确指出了包括微博热现象在内的中国网络文化通常是基于对自由、民主精神的追求而普及的:“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缺乏自由言论、表达政治意愿的空间,网友们才会聚集在虚拟社区,寻找公共空间,倾诉现实生活中久被压抑的话语欲望,幻想以此为基地,通过网络征服现实。”^{[2]161}与大众渴求自由权利和精神的过程中,相伴而生的是众声喧哗的嘈杂与无序,而这恰恰是刚刚获得言论空间的大众急于发出自己声音的必然结果,也是公民精神普及之后的自然现象。在网络的澎湃民意中,作者特别警惕网络舆论党同伐异的不良趋势,指出“在网络舆论的集体行为中,已经呈现出民众自恃持有公理而无视对方基本人身权利,试图以群体力量压制网络舆论少数派”^{[2]122}的现象。这种对于网络少数民众言论权利的尊重,有着源自历史与政治的深刻教训。“一个社会要发动成千上万的人并不难,要达到多数人的一致也不难,难的是公正善待只有百分之几的少数。有时候,少数显得如此人微言轻,他们的生死存亡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可是,一个制度能否保证这微乎其微的少数得到公平的善待,恰恰是检验这个社会是否文明和人道的试金石,也是决定这个制度能否长治久安的一个关键。”^[3]网络众声喧哗的自由,解构了权威声音的单一叙事,使之也成为众多言说主体的一员。王岳川教授对网络文化平民化、多种声音化表示赞许和期待,认为“这种形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民主的可能性,以及新文化的创意新空间”。^[4]以嘈杂来瓦解唯一,在紊乱中培育自由,这是形成中国网络文化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网络文化使得民众的思想空间不断扩大,自由膨胀中虽屡屡呈现出变异、虚无的杂音,但现代性的民主精神、自由意识却在其中迅速发展。众声喧哗的网络文化中虽有浅薄、愚昧、攻击、野心等杂质,但民众毕竟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发声平台,更值得大众为之欣喜、庆幸、欢呼。对于芙蓉姐姐等网络丑角的迅速蹿红,龙其林虽然对此类丑角的自我吹嘘、扭捏作态比较反感,但他认为这是一种网络

时代鱼龙混杂的必然,其内在根源在于“中国这个政治神话塑造的偶像泛滥的国度,在这个诸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娱乐的偶像相继倒掉的年代,大众们对于高高在上的偶像们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2]128}但他基于对于民主、自由空间的吁求,肯定了这类网络丑角表演背后的可贵精神内核,即网友们“在对鄙俗文化的关注、戏虐中,追求一种精神深处的叛逆和去权威化;在对丑陋事物的欣赏中,获得一种颠覆偶像、对抗权威的发泄。”^{[2]128-129}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通过网络参与政治生活,这正是新时代民主、自由的曙光。

龙其林坚持从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这一立场考察网络文化的发展历程。在他看来,只有深刻观察和理解了中国现实社会的真相,才有可能真正把握网络文化的内在精神。在他看来,作为文学或网络文化研究者,应该有“对当前中国社会现实和精神苦难的执着探索”,能够“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乡村生活、底层社会和精英阶层中发现了人们精神的变异之处,并以自己手术刀精准的笔墨揭露出来”,“深入到了社会各色人等的精神现场,将他们面对苦难时的动摇、癫狂、昧心、残忍抑或高尚、觉醒、同情的心理揭露得入木三分”。^[5]

对于网络虚拟平台的自由,作者认为:“网络虚拟平台以匿名的交流方式为基础,减少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由于身份固定而带来的交往顾虑,因此可以更加自由、开放地探讨问题。但是网络平台的虚拟性、匿名性,也使得一些网友缺乏约束,借助匿名身份无所顾忌地进行恶搞,将不同版权人的原作任意剪辑,有违法律和道德地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或是随意嫁接人物经历、造谣中伤。”^{[2]16}但作者也注意到了网络侵犯隐私权、著作权、人权等等情况,吁求新时代所需要的网络理性和道德。他以事实说话,而不是耽于纯理论的凌空蹈虚与主流意识形态般的说教,在现象的分析中渗透着睿智的自我思考。

三 道德理性的吁求

互联网虽然建立在民众对于自由、民主渴求的基础上,但它毕竟是一个公共场所——尽管是一种虚拟的公共社区。中国网络文化的迅捷发展,对于传播民主理念、张扬公共精神是促进,但对于社会道德与网络伦理却是充满着仓促上路的迷惘与阵痛。在新媒体建构的网络社区中,独立于一个个 IP

地址中的网络居民们没有了当面交流的束缚,但也丧失了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伦理意识,变成了带着面具分散各地的“乌合之众”。

网络媒体社会责任感的阙如导致了资本的大量介入,媒体报道真相、启发公众思考的精神日渐稀薄,网民的猎奇、窥视欲、性欲望等在网络媒体对隐私、艳照等的大力报导中得到了发泄和满足。为此作者厉声疾呼,网络新媒体不应“放下网络媒介的职业操守,以炒作新闻、追逐卖点为出发点,丧失媒介应有的底线。”^{[2]52}对网络文化的引导,应该是让其指向更有意义、更具恒久价值的精神生活。明星成为一个时代的偶像,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意味着这个时代的浅薄与庸俗。其间的情形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言,“如果大众传播媒介能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乃至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的话,它们就将使这些文化领域具备一个共同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内心的音乐也是推销术的声音。起作用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真实的价值。现状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f中心的,一切异己的合理性也都服从于此。”^[6]

在新媒体时代的网络文化诸现象中,山寨文化和屌丝现象颇耐人寻味。作者精辟地指出了山寨文化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权威事物之间的一系列悖论、纠缠关系,让我们看到了山寨文化的复杂性。山寨文化创造却又不能超越,颠覆和嘲弄权威事物却反而强化了其权威性,这是其诡异的宿命。山寨文化很具有中国特色,是草根阶层在长期的压抑之后想自我声张、抒发的需要,以及物质大潮之下对物质财富的渴望、追求。山寨文化既是民间的声音、民间的动作,也是民间创造和民间智慧的体现。藏污纳垢的民间自有它的热情、潜力,山寨文化在民间这块土壤上应该有它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屌丝现象也可以看做是山寨文化的一种体现。屌丝似乎有着西方的嬉皮士的旨趣,他们是一个不满现实、充满叛逆情绪的群体。屌丝这一自称符号,除了自嘲解忧、自寻安慰外,更是对自己现实的一种客观承认和面对,也表现着他们对于高富帅以及社会不公正的不甘、不满却又无可奈何的心理。屌丝文化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崇高、威严、正统的一种消解,是中国社会分化的产物,是不如意的一群表现出的各种态度,他们堪称中国版的“嬉皮士”。无论是山寨文化还是屌丝文化,这都是民间文化的

一种。对于山寨文化、屌丝文化自我展现的不可压制,而是需要正确引导,不可使之滑向绝对的虚无或成为一种行动群体。

热门的现象,鲜活的实例,幽默的网络材料,加上深刻的阐释与敏锐的反思意识,使得龙其林的这本《大众狂欢: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透析》既具有大众文化读物的趣味性、时尚性,又具有学院派研究者的思辨性与理论性,趣味与思想在书中得到了饶有兴味的统一。该书为读者宏观理解和把握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网络文化建构了一个合理的视角,同时也为如何处理网络创造与法律规范、自由精神与社会责任提供了一个个深刻的案例,架起了二者沟通的桥梁。所以,当我们阅读龙其林笔下的中国网络文化时候,读者可能会由此激活自身的相关网络经验与情感。恰如该书序言所说,这本书“与其说是一份僵固的文化档案,毋宁说是身处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一份鲜活而及时的记忆图册——它串联起那么多生动的景象和声音,激活了那么多难以忘怀的生命回忆。在这种虚拟的文化地图上行走,会与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就别重逢;驻足的瞬间,我们可以凝神、回味、思索,从而以更清澈的目光,辨析时代精神文化的来路与去向。”^[7]

参考文献:

- [1] 葛兆光.《行观中国—日本时节眼中的明代社会》序[M]//朱莉丽.行观中国—日本时节眼中的明代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
- [2] 龙其林.大众狂欢—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透析[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 [3] 丁林.少数人的权利[M]//夏中义.人与世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79.
- [4] 王岳川.网络文化的价值定位[J].江苏社会科学,2005(1):192-194.
- [5] 龙其林.让灾难记忆转化为精神资源[J].宜宾学院学报,2011(8):36-40.
- [6]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50.
- [7] 梁振华.总序[M]//龙其林.大众狂欢—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透析.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2.

责任编辑:黄声波